

陈重诗稿见读记

高洪钧

日前在整理馆藏线装古籍时，见有一函五册诗词旧作的清抄本，无总名，内署“商邱陈重小蕃”撰（小蕃一作筱帆），后有“次男实铭”识语云：“右《花著龛诗存》三册，《浣露词》一册，《寒木春华词》一册，皆先大夫自订稿也。光绪癸巳（1893），伯兄携以来京。庚子（1900）之乱，不肖兄弟皆乞假旋里，干戈挠攘，仓皇出都，并是书亦未及载之以行。壬寅（1902）三月，实铭再到京华，检点劫余剩物，是书尚完好如故，私心不胜欣幸，亟付手民逐次装池，俾免散佚。前四册皆先大夫手自抄录，末一册乃亡友丁勉斋茂才佑申所写也。先人手泽自宜护惜，而故人遗墨亦得附此以存。爰述颠末，以昭示后世子孙云。”时在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元月朔。这是一部未刊书稿，不见诸家书目著录；作者陈重也不见人名辞典和传记资料引得记载。今从其诗作小注中考得一斑，兹作介绍如下。

—

《花著龛诗存》三册，共分四卷。卷一“起乙巳，讫庚戌”，即清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至三十年，存诗八十二首。其中《阅桃花扇传奇》之一云：“一卷乌丝格，千秋胜国悲。金轮罗织狱，元祐党人碑。曲比清芬诵，名同青史垂。板桥留合璧，扇底记曾窥。”

下有小注：“原扇存振斋从兄处，并另有一扇画香君小像。香君母贞丽，有为先七世祖处士公画扇一柄，远山一角，绝似云林，款书‘定生词宗’，字亦淡雅有致，……存可斋从兄处。”定生即宜兴人陈贞慧，《桃花扇》中演有其为阮大铖党所诬入狱事。卷二“起辛亥，讫丁巳”，亦即咸丰元年（1851）至七年，存诗九十首。其中《凉宵忆旧》里有记“同里侯梯月农部”诗云：“东林复社旧家声，酒国词坛互主盟。三百年来交未替，蓟门秋老忆侯生。”下注曰：“梯月名云登，辛丑进士，现为农部郎。其先世太常公（侯执蒲），与先少保端毅公（陈于廷）同登万历乙未科进士；侯司徒（恂）又与端毅公同列东林；先处士定生公（陈贞慧）又与侯壮悔（名方域字朝宗）同主复社。先太祖农部公（陈宗石）为壮悔赘婿，占籍商邱，世好不替。”故陈重亦署商邱籍。卷三“起戊午，讫庚午”，亦即咸丰八年（1858）至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存诗五十四首。前有自记云：“以下皆改官后所作，人事既杂，心计金粗，渭城之叹，无分于雅俗也。”其中《题家小铁受砚图》内有小注云：“小铁高祖勾山太仆（陈兆峩），与先高祖银台公（陈履平）同官相善。予家旧藏太仆为银台公所书直幅，款署‘勉夫四弟’。十年前城未陷时，余获见之。”卷四为后人补抄，收《述怀感旧》十二首，同治十二年癸酉（1873）作；又有《题陈碧珊大令顺水收帆图长卷》一首；最后一首为长诗《追往行八十韵》，下有注云：“此先大夫绝笔也，是诗作于光绪庚寅（1890）冬间，辛卯（1891）正月遂弃诸孤。宣统二年（1910）正月，次男实铭泣志。”从字迹和所署时间来看，这卷四当是实铭辑抄。

从以上小注中可以看出，陈重乃明末四公子之一、宜兴陈贞慧的七世孙。据考：陈贞慧有四个儿子，即维崧、维眉、维岳和宗石。宗石为幼子，少孤贫，20岁时入赘商邱侯方域家，故隶籍焉。宗石复生二子：履平和履中。履中字勉夫，即银台公。陈重为履中的元孙，可谓出身名门。

二

陈重另有词作二种：一为《浣露词》，作于“戊申己酉”，收词二十八首。前有“庚戌（1850）三月十二日甥李仁元谨读遍”、“庚戌清明日世愚弟刘瀛拜读一周”、“己酉（1849）小除夕兄凝远加墨一过”等手迹和钤章。后有陈重自识云：“诗则昔不如今，词则今不如昔。古人云：三日不弹，手生荆棘，询不我欺。咸丰纪元（1851）清和月筱帆氏自识。”一为《寒木春华词》，收词作六十三首，多写于咸丰十年后，所谓“余不填词十年矣”（见第一首词《台城路》小引）。其中《摸鱼儿》有长序云：“壬戌（同治元年，1862）夏，与秦谊亭、刘开生、家小铁同集郡廨壁柳山房。余五世从祖迦陵公（误抄，当为六世从祖。迦陵公即陈贞慧的长子陈维崧字其年，一作检讨公），与谊亭五世从祖留仙先生（秦松龄）同举康熙己未（1679）鸿词科。开生、小铁则又乾隆丙辰（1736）鸿词科相国文定公（刘纶）、勾山太仆（陈兆峩）之元孙也。太仆与先高祖（陈履平）同官九卿相善。文定公子（刘跃云）与先曾祖（陈濂）同入翰林；公孙（刘逢禄）又与先祖（陈彬）同年同官礼部。余与三君并籍鸿词之荫，又皆累世交，故三君与余并最亲厚。”从这里又可考见陈重的曾祖和祖父的名字与身份。

如此，除父名未考外，我们又可将陈重一支的家世世系序列如下，即八世祖端毅公陈于廷→七世祖处士公陈贞慧→六世祖农部公陈宗石→五世祖银台公陈履平→四世曾祖陈濂→三世先祖陈彬→二世先父（名待考），以至一世陈重本人。实铭为其次男，亦即本诗稿的收藏者和补抄者。

三

陈重的祖父名彬字谦斋，为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进士，道光

七年（1827）起任天津知府，故又作津守公。《凉宵忆旧》中有“闽中许澄甫”注云：“尊甫莱山光禄（许邦光），与先祖津守公同登嘉庆辛未科进士。”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》和《续天津县志·职官表》所载同。陈重有《泊天津》一诗注云：“先祖曾典此邦。”

陈重的父亲（名待考）和弟弟敬持茂才，同死于咸丰三年太平军进入河南时，所谓“归德不守，阖门殉难”。时陈重以选拔官京师就免。其《祭先大夫墓》诗有云：“一官翻作避寇资，二人并著临危节。亲虽无憾子自忧，深恩已矣曷仰酬。”又《重又感》律句云：“身世逢遭剧可哀，轻装间道独归来。全家碧血邀恩泽，大地红羊换劫灰。忍死难忘衔恤恨，余生犹望勒铭才。天涯到处惊烽火，杀气连云亘不开。”感情皆极沉挚。

陈重是在咸丰十年被派赴天津的，《庚申春》诗中注为“时权天津海防丞篆”，而《续天津县志·职官表》中作“天津河防同知”。陈重有题《天津》一诗云：“又凭春水逐春船，极目长空意惘然。乡梦易牵千里外，旧游重感廿年前。”这是说他二十年前曾随先祖来过这里。但今天不同了：“销磨豪气惭沧海，屏障枉流吁上天。曾是繁华行乐地，支离东北怆烽烟。”又《偶感》曰：“民力东南困不禁，艰难越海似航琛。如何治粟承新职，校尉居然署摸金。”原以为海防同知有如汉时的治粟都尉，是专管军粮漕运的，却不想竟成了三国曹魏所设的摸金校尉，干起掘墓盗金的勾当来了，陈重心里当然是很不痛快的：“大沽耶？双港耶？鲸波滔滔，吾安往焉？吞声赴东去，不去州牧怒。牧怒尚可干，掾怒不可言？我欲言之摧心肝。”（见卷三《捉船行》）他在《庚申春》一诗中说：“严城百雉望中开，又凿昆池证劫灰。遑恤牙郎输绢就，真教校尉摸金来。经营土木民脂竭，零落山邱鬼哭哀。我媿与人为长吏，不堪军令苦相催。”还是回去吧，“辛苦穷经就一官，奔驰渐到急流滩。身当多故名心冷，邑少幽棲退步难。一领朝衫筹去住，百年生计阅悲欢。纵言康济非吾事，榷墓蹊田或未安。”榷墓蹊田，亦

即盗掘坟墓和践踏农田。所以，除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春重赴官津门并《感赋》一首外，很快就弃官不干了。据郭则沄《十朝诗乘》载：后来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，曾“屡招之，终不出。尘芥轩冕小蕃有焉”。

四

陈重的诗作朴素自然，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内容。他的咏史诗都是有感而发的。如其《读史杂感》诸作，时人胡义质（铁庵）于咸丰八年戊午十二月十日写有长段眉评云：“一部廿一史从何说起，陈子当磨盾枕戈之际，怀雕今润古之才，勒铭未能，罪言期作，谓之咏史可也，谓之诗史可也。”陈重自小受家学熏陶，熟读经史，立身处世，尚有东林遗风。他曾作《抒怀》诗云：“古哲立大防，一决则下流。养廉守以俭，勉矣无包羞。”

另外，陈重的诗作中，很多是写他与亲友或同年间的交往和情谊的。单《凉宵忆旧》除有长篇骈体序文外，就写了二十个与之有关的人物，一首诗介绍一个人，注明名字、籍贯、科名、官职、特长等。如记“光山胡扶山司马”诗下有注：“扶山先生，名仁颐，辛卯举人。著有《秋红山后诗》。尤工书，尝书联赠余曰：‘赋才雪苑传家学，诗派梅村有替人。’既盛期望之深，且愧揄扬太过也。余于先生为姻年家子。”又如记“封邱韦仙洲农部”诗下注云：“仙州名承瀛，丁未进士，为人长厚好博。”再如记“邺郡李勉斋广文”诗下注：“勉斋名钊，己酉同年生。性淡恬，由部郎改广文。”除前已引述过的同里侯梯月农部、闽中许澄浦比部外，其他还有固安吴安谷比部、兰仪曹岚樵给谏、林虑张减瓶太守、真源徐仪可司马、钱塘家实安太史、嘉善钱子密铨书、岭南苏赓书给谏、平阳董云舫舍人、津门王莲西仪曹、毘陵陈德生太史、毘陵丁佛持大令、毘陵谢佑甫茂才、黔中刘子厚上舍、维扬棋僧秋航等。其中有些人不见于人名辞典，故藉此也可提供些线索。

五

总的来说，陈重的词作不如诗作有生气。词作见载于《全清词钞》第二十四卷，仅收《百字令·过厂肆有感》一首，未注明出处；诗作见载于钱仲联先生新主编的《清诗纪事》咸丰朝卷，收《读史杂感》十六首中十首，转引自近人郭则沄撰《十朝诗乘》。而这些被引述的词作或诗作，均源出于本书稿。本书稿且保留有当时多人的眉批和题跋，尤其是诗作，阅者眉批或曰“此法本之青莲”，或曰“具体杜陵”；或曰“丰神骀荡，酷似渔洋”，或曰“哀感顽艳，不减老郎”。更有称其“似吴祭酒，而沈郁简古胜之”者。陈重则于“戊午春录旧作竟率成短章……自书于宣武城南”曰：“莫将诗品问钟嵘，别有心香一瓣倾。翡翠兰苕好容色，拼教颠首玉溪生。”他是自认为师承唐李商隐的。书前有多人题词，如同治元年（1862）任天津知府的潘霨题诗云：“石上三生翰墨缘，翩翩诗酒斗华筵。……茫茫宦海谁知已，盟主骚坛独让先。”又，曾为郭嵩涛、曾纪泽推服而能周知四国的刘翰清“读并志”云：此“大著，奇情豪宕，壮浪纵恣，有不可一世之慨。今则高古醇厚，取裁于骚雅两汉而自辟门庭，足以传后无疑矣”。其他还有如赵京锡、熊存瀚、东柏春、朱琦、王炳辉等。姑不论这些人的题赞和眉批是否中肯，但所留下的遗墨和印章，无疑提高了本书稿的价值。

六

陈重卒于清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，这在前面所引“实铭识语”中已提及。但他生于何年呢？见卷一《偶成》一诗中有“丙午中秋余二十”句，丙午年为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，时年陈重20岁，上推之，则可知他生于道光七年丁亥（1827）秋，至终享年65岁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